·外国电视剧本·

阿信

（日）桥田寿贺子 编剧
吕 慧 编译



日本电视连续剧

（一）

昭和五十八年（1983年）早春时节，志摩半岛上拥有十六家系列商店的田仓超级市场，终于排除地方商会的种种阻力，实现了将商场打入小都市的愿望这一天，正是第十七家商店开业的大喜日子。总经理田仓仁家里真是热闹非凡。客厅装饰得富丽堂皇，神龛上点燃着亮晃晃的明灯，人们身穿节日盛装穿梭往来，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然而，就在这表面的繁荣兴盛背后，却隐藏着田仓仁的母亲——八十三岁的付总经理阿信——悄然离家出走的悲剧。清晨，田仓家人就发现阿信失踪了，阿信的女儿阿祯发现母亲房间里少了一只皮箱和几套衣服。很显然，这是有准备的出走。

阿信是田仓家的创业者。田仓家之所以有今天的昌盛局面，完全依仗着阿信一生坚韧不拔的勤苦操持。可以说，阿信就是田仓家家业发展的象征。这位八十三岁高龄的老人，为什么要在家业有了新发展的重要时候突然离去呢？子女们纷纷臆测而百思不得其解，进而为此掀起了轩然大波……

女儿阿祯认为阿信出走与嫂嫂道子有关，因为道子嫁过来时带了一笔家产，平时在婆婆面前趾高气扬，哥哥由于惧内也不加劝止，致使阿信心中郁闷不乐；道子则抱怨阿信是在关键时刻故意塌台，践踏了子女的情感；阿信的养子八代希望只因替阿信辩解了几句，竟遭到道子一顿抢白；养女初子却一味抱怨阿信不该由于有了儿媳而将自己疏远……在一片嘈杂的吵闹之中，唯有孙子孙女们若无其事，仿佛祖母离家出走与他们毫不相关一样。

尽管出了这样大的变故，田仓仁还是决定在阿信缺席的情况下，照旧举行规模盛大的庆祝宴会。尽管有市长亲自剪彩，尽管有商会头面人物出席捧场，人们还是因为阿信没有露面而感到十分惊异。当被问及此事时，田仓家的人只好闪烁其辞，以“老太太身体欠安”为托词搪塞过去。但是席尽人散之后，每个人心中都笼罩着一层阴影。

那么，阿信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只有阿信的养孙——八代希望之子八代圭猜到了。他从阿信房间里一尊木偶人联想到了祖母可能的去向。圭向父亲要了钱，推说去短途旅行，便登上当夜北去的列车，前往山形县东部的银山温泉去追踪阿信了。

就在当天傍晚，阿信孤身一人来到银山温泉旅馆。山里严冬未尽，寒气袭人，到处白雪皑皑，一片银妆素裹，绝少会有人在这种时刻到这里来的。一位气宇轩昂的老人突然光临，并且对此地昔日的情景还有几分熟悉，这自然引起侍者的好奇与关注：“您一个人出来旅行，家里的先生们不为您担心吗？”阿信答道：“不会有人为我担心的”。回答得竟那样

坦然自若，眼神又是那样清澈宁静，不禁使侍者感到一阵茫然……

翌晨，阿信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准备进山。正当她伫立在雪地里眺望四周，感触万端时，圭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阿信惊呆了！祖孙俩相互凝视着，沉默，沉默……

圭先以玩笑的口气打破僵局："早上好啊？！"

阿信无可奈何地笑了："你真是个少见的孩子！"

"少见的倒是奶奶！悄悄地从家里溜走了！"

祖孙俩相视而笑了。圭的追踪而至，不仅使阿信陷入窘态，也使她感到欣慰和温暖。

回到旅馆，阿信忙着为圭张罗洗澡，吃早饭。圭紧紧抓住阿信的手不放，并且打趣道："想趁我洗澡的时候再逃走，对吧？"阿信无奈，只好坐下来沏茶。直到这时阿信才明白圭为什么能找到她。原来，阿信曾对圭讲起过童年的事：有生以来第一次随母亲在银山温泉旅馆住过一夜，第二天，母亲给自己买了那尊木偶人。而且还对圭讲过：临终以前一定要再来银山看看……

圭要阿信给家里先挂个电话，好让家里人放心。阿信却笑着说："谁会真为我担心呢？奶奶就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商场不是照样存在吗？他们也许会吵吵嚷嚷一阵子，但是，我不在了，他们反倒会更痛快！"阿信执意不肯向家里人透露行踪，反倒打算甩开圭，照原计划"到几个地方走走"。圭只好一面用电话通知父亲，一面紧紧缠住阿信不放。

出租汽车载着祖孙俩驶向山里。途中用餐时，圭想尽办法探究阿信出走的原因，阿信却始终缄默不答。汽车最终被迫停在最上川的一座吊桥上，大雪封路无法前行。望着远处深雪复盖的荒村，阿信只好依恋不舍地同意返回，但是决心次日做好充分准备再步行上山。

当晚，阿信情不自禁地向圭讲述了童年生活的断片。从阿信对荒村的深情向往中，从阿信决意前往的执拗神态里，圭感到了一种热切的情感，并且激发了一种好奇，决心明天背着奶奶淌雪过去……

翌日，积雪层层的山路上，阿信、圭和出租汽车司机艰难地踏雪跋涉着……最后，圭和司机吃力地背着阿信，阿信仿佛很熟悉地指点着路经……忽然，阿信看见了茅屋的屋顶，孩子似地大喊起来："看见啦！看见啦！"说罢跳下来，跑到一幢废弃的农舍前，环顾四周，伫立良久，沉浸在不绝如缕的思绪中……

圭这才明白：这是奶奶出生的地方啊！不过，眼前一片农舍早已荒芜废弃了。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往日的一切啊，你在哪里哟！

当夜，万籁俱寂，围着炉火，阿信对圭讲述着自己的心情："对于一个在山形深山里长大的人来说，她的回忆总是和雪连在一起的。冬天是多么漫长、难熬啊……从现在开始，我还想去许多去过的地方走走，这也许是一次漫长的旅行……奶奶总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错了，把你仁伯父教育培养成那样的人，是奶奶的过错呀！象仁那样做买卖，田仓超级市场迟早要完蛋！并且是咎由自取……奶奶活到这把年纪，察觉到自己错了，可已经迟了！不过，在厄运到来之前，哪怕能明白一些也好啊！在人生的旅途上，我苦挣苦度干到今天，是不是丢失了什么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呢？……这次出来旅行，可以说就是为了回顾……"圭凝神听着，体味着其中暂时还不被自己理解的哲理，并且被阿信热切的激情所感染，决心陪伴祖母去旅行，寻觅逝去的岁月，探究人生的真谛。

这以后，阿信领着圭游历了自己自童年至现在各个时期生活过的地方。旅途中，阿信向这位虽非嫡亲却能体己的晚辈打开了封闭多年的心扉，回顾了自己饱经沧桑的坎坷的一生。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阿信出生在山形县最上川上游的一个寒村。阿信的家是户贫苦佃农，靠租种地主的五反水田维持一家八、九口人的生计，父母亲和哥哥白天在田里干活，夜里还要搓草绳、编草鞋，冬天则需外出

烧炭。祖母由于长期劳累过度得了风湿症，以前还能养蚕、织布，现在连带孩子之类的家务活也做不成了。阿信的两个十来岁的姐姐阿春和阿光已经外出去给人家当使唤丫头，即使这样，一家人的生活还是难以维持，眼下母亲又怀了孩子，生活的重荷压得一家人抬不起头来。

阿信就是在这种难以想象的饥寒交迫中长起来的，所以并不觉得特别难熬，仿佛生活本来就该是这样的。虚岁七岁那年春上，阿信第一次尝到人生的苦涩：父亲作造执意让她也去做佣工，理由很简单："家里已经没有粮食了，必须减少人口，要不全家都得等着饿死！"

让一个不满七岁的孩子离家去做工？母亲阿藤和祖母阿仲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为此，阿仲佯说因病，把食量压缩到最低限度。天真的阿信信以为真，冒着早春的风寒爬过最上川陡峭的山谷，去为奶奶钩鱼。鱼倒是钩到了，阿信却被来抢鱼的男孩撞到河里。望着浑身湿漉漉的小孙女，阿仲百感交集，老泪纵横。这时，阿信才从母亲与祖母的交谈中察觉到个中"秘密"：原来奶奶不吃饭是为了换取她不必出去做佣工！阿信扑到奶奶怀里呜咽起来，她第一次懂得了"贫穷"的真正含意，第一次懂得了姐姐们被迫外出做佣工的缘由……

紧跟着发生的另一件事，极大地震撼了阿信幼小的心灵：

一天，天色向晚，妈妈还没有从地里回来，阿信跑去接妈妈。她沿着最上川的堤岸走着，忽然在暮色朦胧之中看见一个女人正朝河心流水湍急的地方走去，最后竟在冰冷刺骨的急流中停立不动了！她诧异地上前仔细辩认，那女人竟是自己怀有身孕的母亲！阿信惊呆了，继而声嘶力尽地呼喊着："妈妈！妈妈！"阿藤虽然看见了阿信，却依旧默不作声地站在没膝的冰河中间。她咬紧牙关，忍耐着钻心刺骨的冰冷。这异乎寻常的神情，吓得阿信惊慌失措地朝村里跑，她高声呼喊着："快救人啊！妈妈要死啦！救人啊！"收工的村民们闻讯赶来，随阿信一同向河边跑去，只见阿藤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河里，突然，身体剧烈摇晃起来，仿佛失去知觉，险些跌进水里。村民们连忙下河，把阿藤抱上岸来。

夜深了，一家人谁也没睡，阿信在厨房里一边洗涮餐具，一边听着大人们的谈话——

阿藤对拚命为她摩擦身体的婆婆说道："真是太对不住您了……"

阿仲叹息着："你说些什么呀？都怪我这没用的老东西还活着，拖累得你这样可怜……"

"您有什么过错呢？"阿藤继续诉说着，"这孩子就算让他生出来，也还是得受苦，还不如不生的好……再说，也是为了眼前这几个孩子……"

母亲眼里涌出了辛酸的泪，奶奶为她擦着，自己却也禁不住泪流满面了……阿信凝望着这情景，仿佛突然懂事了似的，悄悄走出厨房，来到母亲枕边坐下。

"妈妈，我……我去做佣工。"阿信沉静地说着，继而转向父亲："我心里已经定了，



明天就动身吧！”

作造只好尽量宽慰女儿：“只去一年，你就忍耐一下吧！……明年开春，爹一定去接你回来……”

艰难的生活，把一个不满七岁的孩子推上牺牲自己的道路，她虽然还有许多迷惑不解的地方，但还是答应了父亲的要求。但是当她看到作为工钱的一袋米放在院子里时，她痴然了……她用手稍稍一捅，草袋里渗出几粒米来。阿信把米放到手上，神志恍惚地凝视着。“一袋米就把我卖了……”七岁的孩子开始悟到生活的无情，事到如今，哭也好，叫也好，都已经无济于事了。明天，明天就要离开家，离开家了……

（二）

阿信起程去做佣工的前一天晚上，不顾作造的反对，阿藤破例做了顿白米饭为阿信饯行。接着，又连夜把自己的出嫁时穿的和服为阿信改制了一件漂亮而合身的衣服。

“今后你要独自一人生活，谁也不会帮你，你也不能指望依靠谁，……你想痛哭，或者想家，可得忍耐啊！”临行时，母亲目不转睛地望着年仅七岁的女儿，语重心长地叮嘱着。

第二天，阿信身背母亲为她准备好的小包袱，手握离家时奶奶塞给的一枚银币，狠下一条心，默默走出家门。阿信和前来接她的川中木材店的伙计定次来到最上川岸边，走向木筏，母亲担心地望着他们，一再提醒阿信多加小心，恳求定次多多关照阿信。木筏驶离了岸边。“妈妈！”阿信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摇摇晃晃直打颤。“危险，快坐下！”“妈妈……”阿信双手紧紧地抓住木筏，拼命地喊着。这声音似万把钢刀扎进母亲的胸膛，阿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挥手告别，泪水遮住了视线，但她仍旧凝视着渐渐远去的阿信。阿信也一直凝视着母亲，突然，她把目光转向耸立在河岸山岩上的树林：一个男人在树荫下，疯狂地追赶着木筏，气喘嘘嘘地奔跑着。

“爸爸！！……爸爸……爸！！”阿信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放声呼叫着。

“爹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呀！阿信……”作造追赶着木筏在岸上跑，他看见阿信，便自言自语地嘟囔着。过了一会儿，他绝望地蹲了下来。双肩剧烈地颤抖，大声哭了起来。阿信在木筏上遥望着父亲痛苦的身影，眼泪宛如断了线的珍珠，扑簌扑簌地顺着脸颊滴落下来。阿信第一次看到了父亲真正的面目，平日他在家里人面前是从不轻易表露出来的。阿信体会到了父亲的心情，父亲心里也很苦，比谁都苦，为了养家糊口拼死拼活地干，到头来还要靠女儿儿们自己去谋生，他平日大叫大嚷斥责人，只是不愿在家人面前暴露出自己的软弱无能罢了。面对深感内疚的父亲，一种从来未有的怜悯之情在阿信心底油然而生。

为了节省船钱，老板竟让一个七岁的孩子乘坐危险的木筏来店里。一路上，阿信晕得呕吐不止，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好容易才恢复过来，发现自己连被子也没盖，和衣睡在一间阴暗狭窄的小仓房里。这是阿信有生以来第一次睡在陌生人家里。夜深了，四周万籁俱寂，一片静谧，阿信感到无比的孤独和恐惧，她蜷缩着身子跪坐在屋里，脸上显露出胆怯和沮丧的神情。拉窗打开了。管家阿常窥视屋内——

“你感觉怎么样？要是已经恢复过来，今晚就去见见老板和太太。”阿常带着阿信来到客厅，坐在老板中川军次和太太阿金面前。

“听说你九岁，个子那么小就看孩子，可不简单呀，好好干吧！”老板说。

“我，七岁。”阿信慌忙纠正。

“七岁？……你不是九岁吗？”太太疑惑地追问。

“我是七岁，今年应该上学了……”

“……荐头骗了我们，我看还是把她送回去好。”太太阿金觉得自己受了骗，便执意要将阿信退回去。阿信着急了。

“请不要把我送回去！我什么活儿都愿干，什么活儿都能干！要是我不出来做佣工，爸爸妈妈就要作难了，全家人都要挨饿的。”

阿信苦苦地哀求着。

老板总算同意她留下来，但女管阿常却向阿信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以后必须干好九岁孩子能干的活儿。为了能留下做工，给家里省份口粮，阿信点头答应了。

阿信一天的工作从早晨五点开始，没有一点休息时间。早饭时间，她要打扫房间、擦地板；午饭和晚饭时间，她要看好孩子，以免打扰老板夫妇吃饭。就是小少爷从背上放下来喂奶时，她也不能松口气，洗尿布、打水之类的活计早在等着她去做。阿信总是一个人最后吃饭，管家留给她的只是一碗搀萝卜的米饭和一碗清汤。这里的生活甚至比在父母跟前还要苦，阿信感到很悲伤，爸爸原来告诉她说：这是一家大商店，在这里一定能吃饱饭，想不到竟会是这样！想到今后还要干整整一年，就觉得前途渺茫。但是阿信十分清楚：既不能对别人诉说自己的苦衷，又不能辞掉工作回家，只好一个人忍耐下去。

就这样，阿信开始过起了这种意想不到的度日如年的痛苦生活。看孩子的活计虽不轻闲，但只有背着孩子的时候，阿信才觉得精神上稍微轻松一些，心情也才能平静下来。

一天，阿信背着婴儿在店前踱来踱去。

上学的孩子们吵吵闹闹地从阿信身边走过，她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下意识地随着这些孩子们走去，不知不觉，竟背着婴儿来到了小学校。

松田老师正在给一年级学生上语文课，学生在读课文，阿信好奇地朝教室里窥看，双目炯炯发光。学校是她多么憧憬的地方啊！

“今、天、是、好、天、气。”阿信自言自语。阿信又探着身子朝教室里窥看，2＋3＝？阿信拼命屈指计算。松田老师发现了窗外偷听的阿信，他透过阿信的眼神，看到了一颗求知的心。

就在这一天傍晚，小学校的松田老师到中村木材店拜访老板夫妇。阿信正在照看孩子，见老师走进店里，不禁大吃一惊。今天去学校的事若被老板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阿信吓得浑身发抖，背着婴儿躲到木材堆后面。

出乎阿信意料之外，松田老师是十分热心正直的青年人，他今天亲自登门拜访，请求老板夫妇同意阿信上学。

“国家规定小学是义务教育，无论谁家的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力……”

“我们是雇她来看孩子的……”

“这孩子喜欢学习，她投向教室的那双眼睛，不仅是好奇……她可以一面看孩子一面上学……”

“如果老师负责把阿信和我们家阿武都照顾好的话，我就把他们交给老师吧！”

松田老师费尽口舌，总算说服老板夫妇同意了让阿信带孩子去上学。

当阿信硬着头皮，胆战心惊地被老板叫进店里时，松田老师告诉她：“老板同意你上学了。”阿信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要上学啦……我是一年级的学生啦。我可以坐在教室里学习啦！”阿信欢呼雀跃着。

由于老板同意阿信去上学，阿信干起活来，真是精神百倍，再也不觉得痛苦了。虽然她为此必须每天少吃一顿午饭，，但只要能上学，再苛刻的条件阿信也能接受。她觉得现在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

阿信背着婴儿，提着包尿布的包袱，夹杂在上学的孩子们中间，兴冲冲地来到学校。

“阿信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她一面看孩子，一面学习，所以她总要背着孩子到学校里来。大家都要帮助她，团结起来好好学习……”松田老师热情地把阿信介绍给大家。接着把阿信带到她的坐位。就这样，阿信开始了学校生活的第一课。松田老师为了给阿信补上过去缺的课，下课后还把她叫到学校去。阿信拼命努力学习，但是下午的时间对阿信来说毕竟太漫长、太难熬了。由于吃不上午饭，饿得头昏眼花。她就用练字来忘掉饥饿。

ア、イ、ウ、ユ、オ……阿信背着婴儿，

用木棍在地上练字，一群孩子吃着廉价点心，吵吵嚷嚷地从阿信身边走过去。阿信抬头注视着他们，饥饿使她摇摇晃晃地来到糕点铺，直勾勾地盯着店里的点心，拉出挂在脖子上的护身符，从中取出银币，紧紧地握在手里。突然，阿信又一声不响地逃走了，跑到河边，悄悄把银币放回护身符里。“这是奶奶一直舍不得花的钱呀！我怎么能因为肚子饿，就花掉它呢？花了就对不起奶奶啦！”阿信喃喃低语着，好象要把挨饿的痛苦忘掉似的大声背诵起字母来。“サ、シ、ス、セ、ソ、タ、チ、ツ、テ、ト、ナ、ニ、ヌ、ネ、ノ……但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热泪夺眶而出，虽然声音嘶哑了，却仍旧不停地背诵着。……

阿信上学已经快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她吃不上午饭。不仅忍饥挨饿，还得忍受阿常冷酷无情的虐待。这期间松田老师成了阿信唯一的精神支柱，他在阿信身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虽然老师也有妻子儿女，生活也很艰苦，但自从知道阿信为了上学而被免去一顿午饭以后，经常给她带点吃的。阿信总是带着这倾注了老师深情厚意的午饭来到河边，自言自语地向母亲倾诉衷肠。

但是，阿信的这种幸福生活并没有能持续多久。

阿信每天带着婴儿上学，无论多么小心翼翼，孩子总难免要拉屎、撒尿、哭闹、影响别人。这天上书法课，阿武又突然的哭闹起来。

“吵死人了，别让他哭啦！”孩子头金太怒冲冲地嚷起来。

“金太，你不该说这种话！阿信也很怕惊扰大家，她是想学知识才来上学的，你们是同学，要很好团结才对！”松田老师同情地袒护着阿信，金太只好满脸怒气隐忍下来。

放学回家的路上，金太和四五个男女同学挡在阿信前面。

“你不要再到学校来啦！今天为了你，我挨了老师一顿训，都是你不好……”

“你要是还想来，我就让你和孩子都尝尝厉害！”

金太抡着木棍恫吓阿信。其他男孩子也逐渐逼近阿信，把阿信团团围住。

“你还不服气吗？”金太用木棍痛打阿信，接着又要用木棍欧打阿武，阿武大哭起来。

“饶了阿武吧！不要打他！你们怎么打我都行，可不能动阿武——要打就打我吧！”阿信用手挡住棍棒，护卫着阿武。

“你要敢在老师那里告我们，就把你背上的小崽子打死！”

金太骂过后就和伙伴们一起走了，阿信立在那里呆若木鸡，她紧紧地抱着阿武，热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阿信多么舍不得离开学校啊！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不管多么大的打击，她的决心也不会动摇，但现在她害怕阿武受到伤害……她终于明白了，做佣工和上学念书是不能两全其美的。阿信虽然万分感激老师的好意挽留，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还是清醒地断了上学的念头。不过虽然上学还不到一个月，阿信已经学全了片假名字母的读写，还亲笔给父亲写去一封信，托放木筏的定次捎给了父亲。

自从上学的希望化成泡影之后，阿信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她每天起早贪黑，勤恳地干活。

时光飞快地流逝，转眼秋收节来到了。老板没有给一分零用钱，阿信只能过一个寂寞的节日。她背着婴儿在各种售货摊前游逛，手中紧攥那枚银币，但始终舍不得花掉。她哪里知道，就是这枚阿信十分珍贵的银币，竟使她陷入了不幸的深渊。

一天，太太放在女管家阿常身边的一枚银币不见了，搜身的时候，在阿信的护身符里发现了一枚银币！不管阿信怎么申辩说这里临行时奶奶给她的，阿常还是不分清红皂白，一口咬定钱是阿信偷的，并且打了阿信一记耳光，阿信满腹的委屈无处诉说，狠心的阿常又逼阿信去河里洗尿布。

此时，寒冬已经降临人间，皑皑白雪复盖着大地。积雪已相当厚，雪仍在下个不停。阿信来到河边，一边哭着一边洗尿布，冰冷的河

水冻得阿信不时地哈着手，洗完尿布回到厨房。阿常翻看着尿布厉声斥责道：

"怎么还这么臭，没洗干净……你是来做工的，不是让你来偷钱的……去，重洗！"

阿信气得咬牙切齿，用反抗的目光望着阿常。阿信被迫又一次来到河边，重新洗尿布，突然一个声音从阿信胸中迸发出来："不干了——实在忍无可忍了，我绝不再回到那个鬼地方去！我，我要回家！……顺着这条河往上游走，就能回到奶奶和妈妈身边……"阿信站起身来，把尿布胡乱的抛挂在树枝上，连头也不回，毫不迟疑地大踏步向前走去。

冬天过早降临的黄昏，漫天狂舞的暴风雪，掩没了阿信矮小的身影。……

（三）

七岁的阿信，顶着猛烈的暴风雪，鼓足勇气向前走去。眼前一片迷茫，每迈动一步都是那样的艰难。终于，阿信疲惫不堪地跌倒在雪地上，但她又撑着爬了起来。拼命向前走。走了几走，又跌倒了。阿信挣扎着想爬起来，但她已经精疲力尽，趴在雪地上，一动不动了。

"妈妈……我马上……马上就能回家啦。"阿信梦呓般地喃喃低语着。

大雪纷纷飘落在阿信身上，渐渐掩没她矮小的身躯。就在她险些冻死的紧要关头，一个猎人救了她，将她带回深山的一间小窝棚里。

第二天傍晚，阿信苏醒过来。她吃力地睁开双眼，刹时间，弄不清自己身在何处。只发现自己身无寸缕地和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睡在稻草里，阿信大吃一惊。

"你是谁？"阿信想喊，但喊不出声来。

"已经醒过来了……好好睡一觉，身体就能复原……我马上给你热汤喝。"那男子站起来，麻利地穿好衣服。他的脸上长满了长长的胡须，但却很年轻。他叫远山俊作。这时，一位老人推门而入，他是松造爷爷。

俊作用一只手支撑着阿信的脑袋，把汤送到她嘴边，喂她喝着。

"这是狸子汤，很好喝，能补养身体……多亏了这位小哥哥，你才拣了一条命。他用自己的体温把你暖活过来啦！"松造爷爷微笑着告诉阿信。

原来，眼前的这位小哥哥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生活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里？对阿信来说，这还是猜不透的谜。尽管如此，阿信的心里却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安全感。

阿信恢复了体力，气色也好起来。松造爷爷要送阿信回家。阿信一声不吭。

"我……我没地方可去……我哪儿也不去了……"阿信两眼泪汪汪，但强忍着不哭出来。

"我给人家做佣工，从那里逃了出来，因为我想回到妈妈身边。可我回去了，爸爸就会骂我，又把我送回去给人家看孩子。我宁死也不愿回那一家去。"阿信悲伤地望着俊作。

"……她要是能忍耐的话，就呆在这里吧！"俊作亲切地说完后，拿着猎枪走出窝棚。阿信这才放下心来。

阿信在深山里，和两位素不相识的好人共同生活了半年时间。开始，松造爷爷对阿信怀着很大的戒心，经常埋怨俊作不该把阿信留下，担心阿信回村后会给俊作招来危险。阿信也常常看到俊作严峻的神情，她感到了俊作是在有意识疏远自己。每当她看到俊作孤独一人，苦闷地吹着口琴时，内心都十分伤感。但是，在共同相处的过程中，聪明勤勉的阿信，凭着一颗善良纯洁的心，赢得了他们的信赖和喜欢。

一天，阿信正在做晚饭。手持猎枪的俊作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一头栽倒在地上，陷入了昏迷状态。阿信刚要把他扶起来，突然大吃一惊："他在发高烧！"阿信不顾外面的狂风暴雪，飞快地跑出去，找来了松造爷爷。

松造吩咐阿信："来点开水，喂他吃药，然后用冷毛巾冰他，让他的高烧退下去。取些雪来，给他冷敷冷敷！"

深山里狂风怒吼，飞雪漫卷。阿信在暴风雪中拼命往桶里扒雪。阿信进屋，把毛巾浸在

装雪的桶里，拿起来拧拧，放在俊作的额头上，把原来的毛巾换下来。再放到雪水里浸，又拿出来拧干，再替俊作换上凉毛巾。她的手冻得通红，指尖麻木了，但是，仍旧坚持反复做下去。整整一夜，阿信没有合眼。在阿信精心护理下，俊作退了烧，脱离了险境。

阿信找出俊作的衣服，让松造爷爷给俊作把湿的衣服换下来，接着帮松造爷爷煮粥……给俊作洗衣服……忙得不可开交。阿信这种感人的行为，重新温暖了俊作的心。他恢复健康以后，不仅在生活上更加无微不至地关怀阿信，而且开始利用闲暇时间教阿信识字和数数。阿信非常高兴，但是，阿信更加喜悦的是俊作对自己态度的转变。

学习写字没有笔，就用木炭在树皮和木板上写……学习数数，就用一个装满灰的大木箱，用一根细树枝在灰上写数字。写完后用木板把灰上的字抹平，再继续写。就这样，俊作教阿信学会了平假名的读写和加减乘除法。而且还教阿信懂得了许多人生的道理：人既使穷，但只要有精神追求，就能得到幸福……俊作又用自己切身的经历和松造爷爷悲惨的遭遇，向阿信宣传了反战思想。他告诉阿信：“现在的日本，决不会满足现状。它要向国外扩张，就会发生战争……阿信要牢牢记住：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打仗。如果日本想发动战争，阿信要坚决反对！一个人的力量是微薄的，但是大家齐心合力，就能对国家产生影响……”他还谆谆教导阿信说：“不要去怨恨别人，憎恶别人，不然只能给自己带来痛苦。伤害别人，自己也一定要受到伤害，自己强加给别人的灾难，最终都将落到自己头上来……我只希望阿信能成为一个宽宏大度的人，一个能爱别人的人，这样，别人也一定会爱你……”俊作的这番道理，阿信尽管不能完全理解，但她意识到俊作由于在战场上杀过人，在精神上遭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折磨。所以，阿信下决心要成为一个能爱别人的人。

新年即将来临，松造爷爷忙着为阿信春制年糕。松造爷爷用杵捣，阿信灵巧地一面用手沾着水，一面翻转着年糕。阿信把团成圆形的年糕摆在草席上……为了让阿信过个快乐的新年，松造爷爷还特意用俊作猎获的兔子皮缝了一件坎肩、作为送给阿信的新年礼物。

新年到了。松造爷爷和俊作喝着自己酿好的米酒，兴高彩烈地唱起了最上川的船歌。阿信身穿兔皮坎肩，吃着煮年糕，老少三人沉浸在节日的欢庆气氛之中。阿信感到多么幸福啊！

山里的一切都使阿信感到新鲜好奇，深深地吸引了这个小姑娘的心，不知不觉早已把家和中川木材店忘得一干二净了。然而家里却因阿信的出逃闹得天翻地复。

阿信逃走之后不久，中川木材店派荐头前往阿信家索还那一袋大米的工钱。由于荐头的到来，阿信的父母才知道了阿信逃走的消息。但阿信并没有回家。父母为阿信的下落不明而万分担忧。荐头领着人，不由分说闯进阿信家仓库，抢走一袋大米。阿信的父亲作造拼命阻挡，被这伙强盗踢倒在地。母亲阿藤日夜思念心爱的女儿，断定阿信早已埋在雪地里冻死，再也不会回来。为了供俸阿信的亡灵，在一家人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阿藤还是拿出一升大米请和尚给阿信念了经，起了戒名。作造决心今年家里不过年，不做年糕。

新年过后，春天不知不觉悄然返回大地，阿信却一点也没有觉察到。阿信本以为还要过很久才会离开这两位可敬可亲的恩人呢！春天的突然降临，对阿信来说，简直太残酷了。阿信耷拉着脑袋，坐在俊作和松造爷爷的面前。

“一到春天，你的佣工期已满，你父母和奶奶都在急切地盼望你回家呢。你如果不回去，他们会担心的……”

“今后你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也什么都能做。跟我们在一起，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今后你还会遇到许多艰难困苦，希望你能永远象现在一样坚韧不拔。多加保重吧！阿信，你将来一定会幸福的……你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能使你幸福……回去吧！回去吧！！”

听着这些语重心长的叮嘱，阿信难过地哭起来。

“你学会了读书、写字，也学会了加减乘除……以后你自己练就行，你自己可以练会。我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你的了……”俊作忍受着别离的痛苦劝说着阿信。阿信默不作声地跑出屋去，为了排解内心的悲伤，在雪地上疯狂地奔跑着。

松造爷爷在准备送阿信下山的时候，意外地将脚扭伤了，俊作准备亲自送阿信回家。为了俊作的安全，松造爷爷百般劝阻，俊作仍旧固执己见，坚持要亲自去送阿信。临行时，俊作将自己最心爱的口琴赠送给阿信。松造为阿信包好了路上吃的饭团子。

“我不能送你，真是遗憾……祝你一路平安，早日回家……”松造爷爷向阿信告别。阿信依依不舍地最后一次环视了一下小窝棚。

“用稻草做的被子，真暖和呀！”

“这炉子上煮的东西真好吃！”

“松造爷爷、你来村里的时候、一定上我家来看我呀！我等着你！！”阿信说罢拿起小包袱，一狠心，跑出屋来。

松造爷爷对俊作千叮咛万嘱咐：“你可要多加小心，那帮家伙还在到处搜捕人呐！不只是你……”

“知道了。”俊作明朗地微笑着走出窝棚。松造不顾自己脚痛爬到门口，无精打采地坐在地上，目送着俊作和阿信渐渐远去的身影，脸上露出凄凉的神情。

阿信尽管不愿和自己的恩人分手，但还是不得不离开他们。不幸的是，就在俊作背着阿信下山回家的路上，当村子已经展现在眼前时，俊作被一群搜山的宪兵发现，开枪打倒在阿信身边。鲜血染红了周围皑皑的白雪。……

“阿信，不要哭……要好好活下去，要问心无愧地活下去！”俊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脸是那样的安详、宁静……



（四）

俊作死去后，士兵们把阿信押解到村公所，逼迫她供出还有谁和俊作在一起生活。阿信虽遭殴打却始终未吐真情，士兵们无奈只得放她回家。

傍晚，阿信走进梦魂萦绕多日的自家院子，却忽然胆怯地停住了，望着母亲就在眼前，想喊却喊不出来。……倒是哥哥先发现了她，却惊愕的认为是幽灵出现！

母亲吓瘫在地上，直愣愣地盯着她，骤然间阿信的心紧张得象要崩裂一样！终于，她喊着、叫着，拚命朝母亲扑过去，搂住母亲，悲恸地大哭起来。阿藤直到此刻才明白过来，女儿还活着！活着！平平安安地回来了！回来了！

阿信哭泣着，把抑止到如今的哀伤全部倾吐出来，冷不防却遭到了父亲作造一顿毒打。幸亏有母亲和祖母护着，父亲才罢手。不过父亲扬言："连做佣工都忍耐不了的孩子，就不是我家的女儿！"于是，阿信只好先在小仓库里安歇，并且被罚不准吃饭。

夜晚，母亲和奶奶给阿信送饭来，了解到了阿信这一段的生活，在被问到俊作是为何死去的时候，阿信悲痛地说不下去了。当夜，阿信望着俊作送给她的口琴，追念起俊作哥哥来，由于疲惫不堪，抽泣着睡着了。

父亲作造虽因白白损失了一袋大米而痛打了阿信，但却在夜深人静之时，偷偷到小仓房里看望阿信，给她盖好了被子。

一场风波似乎平息了，没想到又一场更大的风波铺天盖地而来！阿信曾经和一个逃兵在一起生活的消息在村民中间不胫而走，而这一带恰恰有许多人家的子弟死在日俄战争前线，村民们对"逃兵"是当作"国贼"而深恶痛绝的！

作造再次把阿信打得失去知觉，哥哥庄治由于受牵连，在村民中抬不起头而对阿信恶语相加，就连村里不懂事的孩子们也把石块、癞蛤蟆和蛇投向阿信。母亲和祖母虽然知道应当感谢俊作，但对"与国贼在一起"的指责，却无法辩驳。阿信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她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俊作哥哥那样好的人称为"国贼"、"坏蛋"？

一天，阿信正在小仓房里凄凉地吹着口琴，松造老爹出现在她面前。他把阿信领到村外僻静的地方，给阿信详细讲述了俊作的经历。

原来，俊作出身在一个军人世家，曾经把武士看作是光荣的职业。然而日俄战争中，在旅顺二〇三高地作战时，亲身经历却摧毁了他原来的信念。发起总攻之时，不光是敌兵，就连自己一方，昨天还在谈笑着家乡父母的士兵，都要一个一个地战死。究竟为了谁，为了什么非要去干这种勾当不可？后来俊作身负重伤，住进医院。每当想到伤势好转之后还要去杀人，就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他逃出医院，钻进一艘外国船，回到日本新泻，躲进深山……

松造老爹就是在俊作因伤发病，面临死亡的时候，将他救下并与之相依为命的。然而却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不幸。

松造最后告诉阿信：是战争杀害了俊作，虽然有人把他骂成是"逃兵"，但希望阿信能够理解他，能够理直气壮地生活下去，象被雪复盖的竹子一样，钻出厚重的积雪，活着，往上长！替俊作活下去！

松造已经无法在这一带生活了，他满怀深情地向阿信道别。残阳映照着这曾经患难与共的爷孙俩……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阿信与圭在山形的一家旅馆里。阿信凝望着残阳，回忆起往日的一幕一幕。当年，曾经立下誓言：要终生不忘山里的生活，终生不忘俊作的教诲。然而，在竭尽全力以求生存的每日每时中，早已不知不觉把过去完全忘却了……她多么想再回到童年重新开始生活啊！假如能够那样，她一定要采取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已经迟了！

追悔和洒向幼时的怀念之情，再一次在阿信的胸中扩散……

生活似乎又恢复到往常一样，只是由于曾经"和逃兵在一起"，再也不会有人雇阿信当佣工了，她只好帮助妈妈挑起了家务的重担。

这时，姐姐阿春佣工期满，欢天喜地地回

家来了。等待着她的却是，必须再去缫丝工厂当女工！年成不好，家里还需减少人口，而且去当女工是现金收入的唯一来源。尽管祖母和母亲反对，懂事的阿春还是决定欣然前往。

临行前夜，阿春发现阿信竟然学会了写字和算术，高兴万分。自己渴求文化却没有学习机会，看到妹妹这样有出息，不仅欣喜羡慕，而且引为自豪！她把辞别东家时太太给的三个铜板全都给了阿信，作为自己的心意，让妹妹买石板和石笔用。阿春叮嘱妹妹要体谅父亲的难处，不愉快的事情不要介意。就这样，姊妹俩道别了，从此一分手将近十年。……

次日，阿信迫不及待地买回了石板、石笔钻进小屋写起来、算起来。尽管父亲多次训斥但靠着母亲庇护，阿信始终在家务劳作之余，保留了自己的这块小天地，以求得一点点慰籍。

这一年，由于连遭暴雨，稻米已经毫无指望。为谋生路，作造打算携妻子儿女去巴西当移民。至于病弱不堪的老母阿仲，作造准备当作累赘推给两个弟弟，这遭到阿藤的极力反对："如果奶奶不一起去，我也不去！"

为了断绝阿藤唯一的担忧和留恋，阿仲乘人不备，偷偷爬到山崖上准备堕崖自尽，幸好阿信赶来，不顾一切地爬向山崖，拖住了奶奶！阿仲绝望地责怪着阿信："你为什么拖住我呀！……我在，阿藤的心就留在这儿，好容易打算走了，让我拖住了腿……奶奶是个多余的人啊！"祖孙俩不禁抱头痛哭起来。

为此，阿藤不顾丈夫的毒打，愤怒地斥责了他，作造自知理屈，再也不提去巴西的事了。然而，生活的重荷并不因此有丝毫减轻，取代的办法是阿藤自己出去做工。

这一天，阿藤为怀抱的婴儿最后一次喂了奶，依依不舍地将孩子交给中人阿利，准备送给别人，不料，阿信却出来拚命阻挡，阿藤只好强令阿利把孩子抱走，她痛苦地对阿信说："原谅妈妈吧！我知道是你一直在照看她，照料得很好，可是却只能这样……我不想让她再象你一样受苦受罪，生在我们这样家里的女孩子，都得在苦海里受煎熬，至少我想让这娃儿能过上个正经日子……"

翌晨，阿藤把家务重担留给了阿信，告别孩子们只身去银山温泉旅馆干活去了，至于去做什么，奶奶和父亲都讳莫如深，阿信自然无从知晓。

奶奶但求一死和母亲被迫外出这两件事，在阿信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现实生活迫使她懂得了贫穷的可悲，如果有钱，奶奶和妈妈就不会愁肠百结、痛不欲生了，阿信开始感到需要钱……在替母亲上山栽杉树的劳动中，她向嘲笑她的村民们赌气地说："我将来要成为一个有钱的人，把今天种的杉树买下来！这些杉树是我种的，我谁都不想给！"

那年初冬，有人举荐阿信去下游酒田镇的一家米店去当佣工，工钱是两年给五袋米，这一点打动了作造的心。

这一次，阿信再也不哭闹着不去了，她已经懂得："在家里，我不管怎么干活也变不来钱，可出去做佣工，我就是五袋米呀！"

阿信的唯一要求是在去酒田之前见妈妈一面，但是她知道父亲绝不会同意，只好一个人偷偷离家上路，不断问询去银山温泉的方向。

山高、路远、风雪泥泞，一个八岁的女孩竟凭着想见妈妈的一腔热望，靠了惊人的毅力和智慧找到了银山温泉。

银山温泉旅馆里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不时传来醉客的哼唱和嘈杂的戏闹声，陪饮的女人娇声嗲气地偎依在醉客的怀里，望着这奇异的场景，阿信惊呆了。

此刻，阿藤也正浓妆艳抹，一边为客人斟酒，一边与喝得醉薰薰的客人调情嬉闹。打情骂俏无非是为了讨得客人欢喜，多赏几件东西。突然，老板娘通知说有个叫阿信的孩子来了，阿藤简直难以置信，急匆匆走出去……

阿信突然发现阿藤站在自己面前，但是刹那间，她简直不敢辩认自已的母亲！阿藤在此时此地意外见到女儿，真是百感交集，说不出的一种滋味，她先是责怨女儿不该冒这样的风险一个人来到这里，甚至举手打了她，继而又

把阿信搂在怀里失声痛哭起来，当然，也为让女儿看到自已这番模样而羞愧……

多亏老板娘同病相怜的关照，留阿信在旅馆放被褥的小屋里，与母亲同住了一宿。阿信第一次看到母亲这样漂亮，感到十分惊奇，可是阿藤却心情沉郁地对阿信讲："妈妈没有做对奶奶、对爸爸和对你们有愧的事，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阿信虽然不懂这些话，却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当阿藤了解到阿信准备再去做佣工时，也只好同意了。第二天，她带阿信去店里买了一尊小木偶人，说道："妈妈多么想和你在一起呀，可这又怎么可能呢！把这木偶人拿去，想妈妈时，就看看它吧！"

这就是阿信珍藏至今的那尊木偶人的来历。

（五）

决定到酒田去当佣工之后，阿信便瞒着奶奶和爸爸，一个人偷偷地跑到银山温泉来看妈妈。因为她想到这一走就是两年，没有机会见到亲爱的妈妈，无论如何也要看上妈妈一眼再去上工。现在她睡在妈妈怀里，能和妈妈睡在一个被窝里是从未享受过的幸福。阿信心里觉得这次跑来是完全值得的。阿信将脸贴着妈妈的前胸说："妈妈的怀里多暖和呀！"妈妈阿藤抚摸着阿信的头说："我的阿信是个勇敢的孩子，敢自己跑到这里来看妈妈。妈妈对你就放心了，无论遇见什么样的困难，我阿信都能有勇气去克服。今后的生活，不要后悔，不要靠别人，要自己去闯！"

第二天早晨，妈妈阿藤在为阿信去上工包起一个小布包袱，女店主好意地送来几个饭团子给阿信，让她在路上吃。妈妈告诉阿信说："要记住！别人对你好，你也必须对别人好！"阿藤掏出几个钱装进阿信的护身符的小口袋里，嘱咐说："这是去酒田的船钱，别掉了！"阿信说："不要，我走着去！"妈妈说："胡说，那么远的路程怎么能走着去。妈妈也没有钱，只能给你这几个，连零用钱都不能给你，你要原谅妈妈！"阿信说："我能和妈妈睡一宿觉就足够了，别的什么也不要。妈妈，您放心！这一次去作工，我一定好好干，决不再像上次那样半路逃跑。"妈妈特意求邻家的运货马车把阿信带到码头去。母女二人依依不舍地走来，当走到一家小玩具店前时，阿信突然发现店里的一个小木偶，眼盯盯地瞧着说："妈妈你看！那个小木偶的脸该多么像妈妈呀！"妈妈说："不像。"阿信坚持说："像极了，她和妈妈一样那么慈祥！"阿藤想了想，跑进店里和女主人商量了一阵之后，拿着那个小木偶出来对女儿说："给你。今后妈妈不在你身边，就让它代替妈妈陪着你吧！"阿信满眼泪水一头钻进阿藤怀里，妈妈紧紧搂着即将远去的女儿。

阿信乘上马车，手里紧紧抱着小木偶，眼望着越来离自己越远的妈妈的身影。

加贺屋是一家经营大米的批发商，柜台前坐着管事人，一群年轻伙计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这样大买卖，阿信过去连看也没看见过。阿信局促不安地告诉管事人说："我叫阿信，是到这里来当佣工的。"管事人说："小孩子你赶快走开！我们这有女工，不雇人。"阿信说："没错，是您这里找我来哄孩子的。"管事人莫明其妙地派人到后边去请少夫人。这时加贺屋米行的当家人，老太太阿国走来，身后跟着她的儿子清太郎和小徒弟。店里人从上至下纷纷向老太太施礼相迎。阿国老太太突然发现躲在一旁的阿信，问管事人说："这小姑娘是哪里来的？"管事人说："她说是找她来看孩子的。"阿国说："是哄孩子的？我不知道这件事。"清太郎在一旁显得有些局促不安。阿信说："告诉我是加贺屋米行，不会错的。"这时清太郎的妻子美乃走来，阿国问道："美乃，是你背着我托人找看孩子的吧？"清太郎赶紧遮掩说："没说定。哪能不和您商量就雇人呢。"阿信忙抢着说："不，说定了。还说两年给五袋大米嘛。我不撒谎。"

在厨房里，米店的年轻伙计们吃罢晚饭纷

纷走出，阿信一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女工阿梅端来一碗面条，说是奉老太太之命送来的，让阿信吃了再回去。这时，美乃的女儿，八岁的加代好奇地瞧着阿信。美乃走来告诉阿信说："我们不能雇你，明天早晨你坐船回去吧！这是今晚住宿和明天坐船的钱，剩下的给你零用。""我，我不回去。只要能给我五袋大米，什么活我都能干。请您留下我吧！"阿信说罢大哭起来。阿信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说了不算，非让自己回去不可。心想为了五袋大米决不应该回去，为了奶奶和爸爸妈妈一步不能后退。



阿信再三叩头请主人留下她："我求求您，今年我家里收成不好，妈妈去银山温泉当佣人，我的两个姐姐在缫丝厂作女工，家里还有生病的奶奶和我的弟弟、妹妹、全家人连一顿掺萝卜饭都吃不饱。我出来作佣工给家里赚回五袋大米，我奶奶可以吃上一口白米饭，也算我帮助爸爸作了点好事。什么脏活、累活我都不怕，请留下我吧！"在一旁瞧着的老太太阿国把美乃叫到后屋说："我们家不是舍不得五袋大米才不雇人的。这个小姑娘的心眼好，为了自己的奶奶和弟弟妹妹竟一个人跑出来要当佣工。看样子她虽然做不了什么事情，就当可怜她，就给她五袋米留下吧！事情是美乃引起的，你亲自去对她说，今后她会听你的话的。"阿信在厨房里吃着面条，美乃来对阿信说："我们决定留下你了，你放心吃吧！"阿信一听大喜，急忙道谢不止。美乃领着阿信见过老夫人阿国、清太郎和女儿加代等之后回到厨房里，又见过女工阿梅和阿菊。阿信听说要烧洗澡水，忙说："让我来烧，烧水，刷浴池我都能干。我七岁去当佣工时这些活都是我的。"

阿菊领阿信来到她们的居室，看见屋里点着煤油灯，觉得自己能盖上厚厚的棉被，睡在这么亮堂的屋子里该是多么有福气啊！美乃把加代穿过的旧衣服找出三件送给阿信穿，阿信好像一步跨进了天堂。

天刚蒙蒙亮，阿菊、阿梅睡得正香，小阿信悄悄地爬起来，蹑手蹑脚地来到炉灶前。这里摆着四口大锅，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她记得从前在那家当童工时，做饭烧火都是自己的活儿。阿梅走来奇怪地瞧着她问道："你不会做饭到这里干嘛？"阿信充满自信的答道："我会做饭，开始把火烧得旺旺的，开锅后再撤火闷上。"阿梅说："雇你是来看孩子的，别的事情不要管！"阿信说："从明天起你和阿菊姐早晨多睡会儿，让我来替你们干。要人家五袋大米，只哄哄孩子也太不好意思。"从此以后每天早早起来，除帮助阿梅她们做饭、切菜、打水外，就把美乃的二女儿背在身上。

阿信背着小夜，手里拎着刚在河边洗过的尿布回来，阿菊迎上前去问道："你到哪里去了！"阿信说："我到河边去洗尿布了。"阿菊生气地说："你真混，要是把小夜小姐掉进河里怎么办！"阿信说："不要紧。背着孩子洗尿布我已经习惯了。"阿菊说："不行，再不许这么干！在河里洗过以后还得用井水重洗一遍，这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和你家里的弟弟妹妹不一样。"从来到加贺屋米行以后，有许多事情使阿信困惑不解。在贫寒家庭出生的阿信觉得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自己做什么事

都不对，阿信心里不由地产生了一种莫明其妙的不安。

早晨，阿信背着小夜在店前走来走去。阿信不知道是老太太可怜她才留下来让她哄孩子。幼小的阿信暗暗下决心，为了报答五袋米的恩情，一定要看好这家的二小姐小夜。她看见阿梅送加代去上学，心里很纳闷，有钱人家的小姐上学去还得佣人去送到学校！她有点明白了，原来在这个世上有一种人的生活完全和自己不同，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店里的年轻伙计们吃完早饭都走了，该阿信吃饭了。阿菊告诉她这家主人为了让佣人有力气干活，饭菜随便吃。阿信心里很感动：原来那家木材商店只给佣人萝卜饭吃，而这家主人不但给佣人麦米饭吃，还让随便吃。真是奇怪！

阿信背着小夜不知不觉地来到了酒田市的大街上，眼前是一排排大仓库。她呆呆地眼望着这些大房子，心想这又是什么人家住在里边呢！正好老太太和清太郎路过这里，从老太太嘴里才知道这是大米仓库。越发使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种大米的农民吃不饱饭，而这里虽然不种米却有这么多大米呢！？

阿信边走边想，想来想去也想不通。猛然间有人在背后喊："阿信！"原来是介绍她到加贺屋来干活的阿力婶。她是特意来打听阿信消息的。因为阿信一声不响地离开家里，奶奶和爸爸不放心，就求阿力来探听一下阿信是不是在这里。阿信将自己来上工的情况对阿力说了一遍之后说："您放心吧！主人们对我都很好，每顿饭吃的都是麦米饭，还随便吃。这次我一定不半路逃跑。"阿力当天回去将阿信的情况说给她奶奶和爸爸作造听了。

某日，阿信身背小夜坐在院落里的一块石头上，手拿草棍在地面上写字："俊作哥哥！我又从家里出来做佣工了，这家主人有个小姐叫加代，她和我同岁……"突然间，从室内传来古筝的声音。阿信好奇地轻轻走到窗前向里面望去，原来是加代正在跟师文学弹琴。这又是自己从来没见过的新鲜事，不由自主地靠近了窗户。屋里的加代看见阿信在偷看，生气地住下手来，用力将窗户关上。阿信被这个举动吓了一跳，只好又走回原来的地方，继续在地上写道："加代虽然和我同岁，但她和我不一样。加代小姐将来是加贺屋米行的继承人，我是佃农的女儿，一个童工，这有什么办法呢！？"

从来到加贺屋米行当佣工以后，阿信眼看着酒田市的繁荣景象和接触到了加贺屋的富裕生活。在这些新事物面前使她感到很大的困惑。同时也促使她不断地在成长。

在内室里，老太太阿国、清太郎夫妇以及加代在吃着早饭。佣人阿菊在旁边侍候着。加代对妈妈美乃说："我不去上学了，男孩子欺负我。"美乃说："谁家的孩子？等妈妈到学校去找老师。"阿国生气地说："你不要听她胡说。"加代说："我说的是实话。"阿国说："他们欺负你，你为什么不跟他们拚？连学校都不想去，将来怎么能继承家业？"清太郎接着说："加代是个女孩子，怎么能跟男孩打架？"阿国说："我是说人得有骨气。这孩子让你们给惯坏了，一点苦都不能吃。要知道，在世上有多少人家孩子想读书又去不了学校呢！你们看看阿信，虽然和加代同岁，可是为了让奶奶、弟弟妹妹吃上饭出来当佣工，每天一早起来做饭，加代应该和阿信学才对。"清太郎忙解释说；"加代和阿信不一样。"阿国说："哪里不一样？都是一般大的女孩子嘛。阿信能吃苦，加代就让你们惯的缺少这种精神。加代！你现在不如阿信。"加代觉得自己很冤枉，不服气地说："从今天起，我自己去学校，不用阿梅送。"在门口，阿信背着小夜来回走，看见加代从屋里出来要上学去，连忙向她问安。可是加代气鼓鼓地连看也不看阿信，回头对跟在后边的阿梅说："你回去！不用你送，我自己去。"阿梅只好远远地跟在后面。

早饭后，阿菊和阿梅在内室的走廊上用豆腐渣擦地板。阿信背着孩子走了来，阿菊忙对阿信说："这里是内室，你不要随便来！"阿信说："我去外边，说是怕孩子着凉，只好到屋里来。"阿菊说："你只能在走廊上走走，千万不能随便进内室去。"阿菊她们走了，只

剩下阿信，在好奇心驱使下，她边走边向各个屋里望去。哎呀！这内室的各个屋子里都摆着各种家俱，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居室。当她走到一个房间门前，突然被室内的东西吸引住。心想，这一定是加代的屋子，里面摆着古筝，书架上全是画册和教科书。不自主地走进室内，顺手从书架上取下教科书和画册翻看。当她看得正入神之时，背后的小夜突然哭了起来。阿信大惊，急忙将书插上书架跑了出来。美乃闻声赶来将孩子接了过去抱走了。阿信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又轻轻走进加代屋里，取下画册认真地看着。猛然听见美乃在喊自己的名字，想了想之后，嘴里叨咕着说："先借回去看看。"将书藏在怀里急忙走去。来到美乃屋里，美乃说："阿信，这里有两份点心，你吃一份吧！你和加代同岁，我很喜欢你，今后你要什么就对我说，你就把我当作你的母亲好了。"

在里院的角落里，阿信背着孩子聚精会神地在看书。突然听见加代放学回来的声音，阿信瞧着手里的书不知如何是好。

加代走进自己的屋里，发现自己的书不见了，大吵大嚷地说："那是爸爸从东京给我买来的书。一定是阿信把它偷去了。"美乃说："不要瞎猜，阿信不是那种孩子。"阿信局促不安地站在厨房里，加代跑来，阿信急忙把书递给加代，解释说："请原谅，我借看一下，就要给您送去。"加代一见大怒，说道："妈妈，我没说错，就是她偷的。"阿信忙说："我不是偷，我是想借看一下。"美乃责备道："你想看为什么不先对我说一声！"气冲冲地从阿信背上接过孩子。阿信在后面喊着："太太！"美乃头也不回进了内室。阿菊在一旁说道："真想不到，你原来是这样人！"阿信脸色煞白，有口难辩。

清太郎、美乃和加代聚集在阿国的屋里商量阿信的事情。加代脸上充满胜利者的喜悦，因为她击败了奶奶喜欢的阿信。她骄傲地说："奶奶总夸阿信，却原来是个小偷。"清太郎接着说："穷人家的孩子看见什么都想拿。不能怪阿信，这是出身问题。现在拿一本书，日子长了说不上还要拿什么呢。这叫秉性难改。我看早些辞掉她倒好些。那五袋大米就算白给她家了。"一直保持沉默的阿国命令说："叫阿信来！"

阿信呆呆地站在后院。她知道这次非被辞退不可。心里在埋怨自己早些悄悄放回原处也许没有事。谁叫自己是个佣工了，想解释一下都不行。想到这里阿信很后悔，都怪自己不应该偷偷地进加代屋里。眼角上闪着泪花。阿菊走来气呼呼地喊道："阿信，老夫人叫你！"阿信心惊肉跳地来到内室，跪坐在阿国面前。美乃问阿信："你为什么作这种事？我对你说道，我就是你妈妈，你要什么都可以告诉我。要书也可以嘛。"阿信回答说："怪我不好。"阿国瞧着阿信问道："你是真的要偷加代的书吗？"阿信摇了摇头说："我想看看再送回原处。"阿国问："她为什么不先说一声！""阿菊已经告诉过我不要随便进内室。我要是说借加代小姐的书看，她就会知道我偷进过加代小姐的房间……。"加代在一旁插嘴说："偷偷地进别人的房间里就是小偷。"阿信说："我错了，我可不是想偷，只是想借看一下……。"阿国问："你不认识字借书干什么？"阿信胆怯地答道："我认识一些字，那种书我能看懂。"阿国让加代把书递给阿信，说道："你读给我听听！"阿信拿起书就念起来，读得很流畅。阿国听了之后忙说："不要再念了。我明白了。我相信你说的话是实话。"一块石头落了地，阿信激动地哭倒在老太太面前。

阿信在炉灶前烧洗澡水，劈柴燃烧的火光映射在阿信的脸蛋上，心里甜滋滋的。阿信从怀里取出了口琴，想起了俊作，吹起了当年俊作常吹的曲调。猛回头发现加代站在自己的身后。加代问："那是什么？阿信笑嘻嘻地说："这是口琴。"加代问："是你买的？""不，是别人送给我的。"加代说："让我吹一下！"阿信将口琴递给加代，加代越吹越舍不得放下，便说道："把它给我吧！我让妈妈给你钱。"阿信急忙答道："不行，谁也不

给。这是我的宝贝，你还给我！”说罢想从加代手里夺回口琴。加代一见阿信要来抢，傲气地说：“谁希罕你这破东西！”猛地将口琴朝地上摔去，口琴碰在石头上。阿信突然向加代猛扑过去，把加代撞倒在地，阿信大惊，刚想逃去又被加代推倒，两个人扭打起来。加代一看打不过阿信，气急败坏地用脚朝口琴上猛跺，嘴里还喊着：“破东西，破东西。”阿信一见非常气愤，用尽力气猛推加代，加代被石头绊一下仰脸摔到在地，顿时昏迷过去。阿信惊恐万分，急忙扶起加代，不停地喊着“加代小姐！加代小姐！”加代仍是人事不醒，胳膊肘上流着血。阿信拚命地叫喊：“来人哪！快来人哪！”阿梅闻声赶来，急忙将加代抱进内室。全家人慌了手脚，唯有阿国镇静，她用凉水向加代的脸上猛泼过去，加代哼了一声苏醒过来了，嘴里喊道：“是阿信把我推倒的。哎哟！痛死我了。”

炉灶前，阿信从地上拾起口琴，仔细地擦干净后塞进衣服里。

阿菊领着阿信来到内室门口，清太郎上前抓住阿信衣领狠狠打过去。阿信急忙爬起来说道：“请您打我吧！怪我不好，您愿意怎么打就怎么打吧！”清太郎怒气冲冲地说道：“一个佣人敢打主人家的小姐，真是野孩子。难怪人家说你敢和一个逃兵混在一起。”阿信抬起头理直气壮地说道：“我把加代小姐推倒在地是我的错。但是俊作哥哥救了我的命，我和他住在一起，是没有错的。俊作哥哥觉得打仗是杀人的坏事才逃走的，他是个慈祥的好哥哥，他教给我识字、算算术。口琴是俊作哥哥留给我的宝贝，给我多少钱也不卖。请您处分我吧！怪我不好，就是杀了我也心甘……”说着说着大哭起来。

晚间，在佣人卧室里阿信在收拾自己的东西，从怀里掏出口琴呆呆地瞅了一阵之后，又擦了擦仔细地塞进衣服包里。这时阿国老太太走来，阿信急忙跪拜在地说：“老夫人待我好，我心里明白……我对不起您！”阿国说：“加代是个任性的孩子，看来你还是离开这里好。我知道你不愿意回家，我给你介绍到别人家去，先不要走！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阿信热泪盈眶。

到了晚上，阿信在灯下拿出白天在河边采来的狗尾巴草，编了两个猫头鹰，对阿梅说：“你把这个送给加代小姐，作为我的陪礼。”加代见到阿信编的猫头鹰大受感动，急忙跑到奶奶那里问道：“为什么要把阿信送走？我要留下她。这次事情不怪她，怪我欺负了她。我喜欢阿信。瞧，这是她给我做的猫头鹰。”阿国惊异地瞅着加代。“奶奶，我寻思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原来还有买不来的东西。阿信的口琴就是花钱也买不来的东西。”阿国听着孙女的话，眼含泪花连连点头。

（六）

阿信被留下来继续哄孩子。早晨，阿信背着小夜站在门前。看见加代走来，急忙迎上前去问道：“你的伤还痛吗？”“痛，阿信也受伤了，你痛吗？”阿信说：“还有点痛。”两个人说着说着笑了起来。加代说：“咱俩要是再打架，我决心不败给你。”说罢朝学校走去。阿信笑嘻嘻地望着加代的身影。

从此以后两个人格外地亲热起来，加代从学校回来后常常把阿信叫到自己屋里，把点心分一半给阿信吃，拿出石板一块儿练习写字。有一天加代问阿信说：“你和我同岁，为什么不上学读书？”阿信回答说：“我要是不出来当佣工，我奶奶、弟弟妹妹就没饭吃。”加代奇怪地问道：“你家种地，怎么还没有米吃？阿信回答：“我家是佃户，种的米都给地主收去了，和你们加贺米行不一样。”

傍晚，阿信蹲在灶口烧洗澡水，脸色阴沉，轻轻地掏出口琴吹起来。从俊作那里学来的曲调，也渐渐会吹了。加代走来，阿信忙将口琴递给她，“你吹呀！”加代默默地将手里的书递给阿信说了一声“给你看吧！”便走去了。阿信惊异地瞧着手中的书。

加代心里很纳闷，阿信为什么不能和自己一样上学去？为什么妈妈说她和自己不是一样

人？一天，她找到奶奶阿国问起这事。奶奶告诉她说："在这个世上的孩子不都是过着像加代一样的生活，还有很多像阿信那样的孩子。他们因为家里穷，不得不离开父母到很远的地方去当佣工。要知道，这不能怪阿信不好。你不要因为她家穷，是佣人，就欺负人家。"加代要求奶奶送阿信去上学，奶奶告诉她说："她是来哄孩子的不能上学。但是不上学也可以学习，等奶奶想个办法试试。"加代微笑着。

当天夜里，阿国派人把阿信叫到自己屋里。阿信进门就说："我作错了什么事就请老夫人责备我吧！"老太太笑着说："我不是为了申叱你才把你叫来的。"说罢拿出纸、笔、砚台放在阿信面前，阿信困惑不解。阿国说："从今天晚上起你每天都要到我这里来，我教给你写字。"事出突然，阿信呆呆地看着阿国的脸。不久，加代也要参加，一到晚上加代和阿信并排坐在阿国面前练习写字和算术。

一天早晨，美乃将小夜交给阿信，一边捆带子一边说："阿信，老夫人喜欢你，你可不能骄傲！你要记住，你和加代的身分不一样，她是主人，你是佣人，不是朋友。"说罢走去。阿信伤心地站在那里。心想不去学习就辜负了老夫人的好意，去学习又遭到美乃的白眼。为了将来能自立生活，阿信忍受着一切苦恼，在老夫人的严厉教导下每天坚持着学习。

某天下午，放学归来的加代突然跑到正在井台上洗尿布的阿信跟前说："阿信，快来看！在那儿立电线杆子啦！"阿信放下活计跟着加代跑去。工人们运来电线杆子准备把它立起来，周围围满了瞧热闹的人。加代跑到工人跟前问道："这根杆子能把电送来吗？""电是哪里来的？"工人们一边干活一边还得照顾周围的人。阿信忙喊道："加代小姐，那里危险！"加代毫不在乎的瞧着。突然，电线杆歪斜，向加代站着地方倒去。人们逃离，阿信猛地蹿上前去推倒加代，自己趴在她身上。电线杆子滚到阿信身旁，美乃一声惊叫昏倒在地。工人们扶起阿信，阿信紧紧搂着加代。加代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阿梅和阿信搀扶着加代，店里的伙计七手八脚地将美乃抬进屋里。阿国见此情形，急中生智，口含烧酒，嘴对嘴的灌进美乃口里，好不容易才把美乃救活了。阿国说："是阿信救的加代。"美乃说："我亲眼瞧见的，要是阿信不推倒加代，加代就会被电线杆砸死的。阿信，谢谢你！"说罢频频道谢。几天后，电线接通了，加贺屋家里亮起了电灯，美乃对阿信另眼相待，把阿信看着是加代的救命恩人，分外疼爱。加贺屋家的人们对阿信格外亲切，电灯也照亮了阿信的心房，觉得很幸福，这件美好的记忆永远留在阿信的心里。

新年到了。这是阿信来加贺屋家当佣工的第一个新年。门口立上祝贺新年的松树，店伙们忙着做年糕，热闹非凡。阿信被叫到美乃和阿国跟前，美乃拿出一套新衣服对阿信说："阿信，这是给你的新年礼物，感谢你救了加代的命。年初一早上你和加代都穿上这样衣服，到神社去拜神去！"阿信茫然不知所措。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事。过惯了穷日子的阿信，面对突然降临在眼前的幸福，与其说高兴还不如说有几分害怕。阿信在不幸面前从来未感到惧怕，在幸福面前却使她陷入深深的困惑。除夕这一天，主人请来师傅给阿信梳上传统发式。在加贺屋家过年，对刚满九岁的阿信来说好像进入了新的梦境。元旦早晨阿信和加代以同样的穿戴出现在主人面前，阿国称赞说是一对孪生的漂亮孙女，阿信几乎不敢相信是自己了。

元旦的神社院内，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到处充满新年的欢乐。阿信和加代在阿梅的陪伴下走在人群里。加代悄声对阿信说："阿信，人们都在看我们，他们准是把我们当成了亲姐妹。"突然在身后出现一阵笑声，原来是三个土财主似的男人和一个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人，那个女人偎依在男人们的身上，不时发出娇滴滴的笑声。阿信大惊，那个女人好像是自己的妈妈阿藤。阿信盯着阿藤，阿藤也奇怪地瞧着阿信。加代说："她又把咱俩看成

姐妹了。”阿藤忙将脸扭过去跟着男人们去了。加代问阿信："你认识那个女人吗？”阿信急忙摇了摇头，阿梅在一旁说："真不害羞，去神面前还缠着男人。”阿信边走边想，不，她决不是我妈妈，我妈妈不在酒田，也不会跟那些男人搞在一起……然而，阿藤的面孔不停地在阿信的脑海里出现。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玩牌，欢声笑语，异常热闹。阿信一个人偷偷地来到门口，好像在寻找什么。忽然闪出一个人来抱住阿信，是妈妈阿藤。阿藤搂着阿信说："孩子，妈妈特意来看你一眼就走，不要生妈妈的气，你放心，妈妈不会作出对不起你爸爸的事来的。”阿藤掏出钱塞进阿信手里说："拿着！”阿信说："我不要，你留着给奶奶买点好吃的吧！我身边有那个小木偶就行了。”阿藤紧紧的搂着女儿，女儿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少倾，阿藤说："妈妈该走了，你也进去吧！”说着转身跑去。阿信呆呆站了一会之后轻手轻脚地回到屋里，泪水盈眶，蹲在地上哭了起来。心想妈妈也不是甘心做这种事的，她是为了奶奶、爸爸和弟弟妹妹的活命在忍受着痛苦。她觉得女人太可怜了。

阿信虽然受到了主人们的信任，却从来未忘记自己是佣人，她更加勤奋地劳动，几乎成了加贺屋家不可缺少的帮手了。

春天到来，积雪融化。阿信思念起故乡来，有点想妈妈了。加贺屋的生活再幸福也不如生活在妈妈身边好。邻居阿力到酒田来办事顺便来看阿信，偷偷地将奶奶病重的消息告诉了阿国。在阿力要走的时候，阿国把阿信叫到跟前说："阿信，你收拾一下，马上跟阿力回家去！”阿信大惊，加代缠着阿国不放阿信走。阿国笑着说："不是辞掉她，是让她回家看看就回来，阿信也想她奶奶和妈妈呀！”阿信站着不动。阿国说："快些！带一斗大米回去，给你奶奶做白米饭吃！”阿信又喜又怕，到底不知道老太太为什么叫她回家。

阿信家里，奶奶病卧在床上，阿藤在给她喂药。奶奶说："我知道我快死了，再不要为我化钱买药，白浪费钱……我梦见了阿信在挨打，她拚命喊着奶奶救命，可是我一步也走不动……”阿藤说："你放心吧！阿信在那里很好。”奶奶说："我多么想在临死前看一眼阿信啊……”眼角上闪着泪花。

第二天中午，阿信刚进院，听说奶奶有病急忙闯进屋里，贴着奶奶的耳朵喊："奶奶！奶奶！我是阿信！……”奶奶迷迷糊糊不省人事。

阿信含着泪水在用木制小勺给奶奶喂饭。"奶奶，你吃点儿！这是白米粥，里面还有生鸡蛋，”奶奶挣扎着吃了一口说："好香！”"奶奶，您多吃点病就好了！”奶奶吃了两口再也张不开嘴，突然，头一歪，闭上了眼睛。阿信手里碗掉在了地上。奶奶阿仲死去了。阿信知道奶奶自从嫁到这个佃农家来以后，辛苦了一辈子没吃上一顿饱饭。为了爸爸和全家人的活命受尽了折磨，女人的一生多惨啊！阿信心想，自己决不做像妈妈那样可怜的女人。

佛龛上供着奶奶的骨灰盒，妈妈阿藤和阿信坐在前面。阿藤从佛龛上取下一个小包说："这是奶奶的遗物，你要好好收起来！”阿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枚五角钱银币。阿藤说："这是那家木材商店送回来的。她一辈子就剩下这点钱啊！”阿信说："妈妈，我一定要拚命干多挣点儿钱，我决不再在这个村子里当佃农！”几天后，阿信又要离家远去。眼瞧奶奶的惨死，阿信懂得了很多事情，阿信开始成长了。

（七）

阿信九岁那年的春天，把辛苦一辈子也没吃过饱饭的奶奶送到坟地以后，又回到了加贺屋。不知不觉现在迎来了十六岁的春天。为了不再像奶奶和妈妈那样过佃农的生活，阿信忍受着一切痛苦在加贺屋渡过了七年的岁月。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趁机在经济上得到了发展，现在到了1916年。

已长成了大姑娘的阿信，每天帮助阿国算账，打算盘，记帐样样都能干。一天，樱木夫妻来访，阿国特意让阿信献茶招待，为的是

让樱木夫妻当面相亲，原来阿国很喜欢阿信，准备作为自己的养女把她嫁到樱木家去。

十六岁的加代画完画儿回到自己屋里，烦躁地将画架、颜色箱往地上一丢。妈妈美乃进来问她准备什么时候回学校去。加代说："我不想回山形女校了。我要当画家，到东京去拜师学画。"美乃说："胡说，你是加贺屋的继承人，不能学画。"加代说："家业让小夜妹妹继承好啦，我要自由，我的人生用不着你们操心。"美乃说："你应该听话，要跟阿信学！"隔扇门被拉开，九岁的小夜探出头来："你们别吵了，我都没法作功课了。"美乃无奈愤然走去。小夜见妈妈已去，挨近姐姐加代轻声说："姐姐，阿信快出嫁啦。刚才男方的父母来相亲了。"晚饭时加代对奶奶说："男女彼此了解，有了爱情才能结婚，用不着别人多操心。阿信，我虽然没有权力反对你的婚姻，希望你自己多慎重！"其实，突然提出婚姻问题，阿信也被搞糊涂了。自从来到加贺屋以后，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八年，今后究竟如何是好，她自己也拿不定主意。

加代正准备出去写生，阿信到加代屋里来送点心。加代激动地对阿信说："我借给你看的杂志《白桦》和《青鞜》你到底看了没有？那里面的文章告诉我们说，现在是妇女们打破旧束缚的时代，要求女性要自己安排生活道路。正像松井须磨子和岛村抱月的文艺协会剧团演出的《玩偶之家》里的娜拉一样，妇女不应该再依靠男人生活。"阿信说："这么深的道理我不大懂，反正我不想再过那种穷日子。"加代说："你再仔细想想！为了发挥自己的才华，必须有勇气冲破一切束缚！"说罢背着画箱走了。

天色已晚，加代还没回家。美乃放心不下，命令阿信出去找她。阿信来到砂丘上，远远望去，看见加代正在那里写生。阿信刚想朝加代那里跑去，不料从砂丘后面跑上来一个男人，伸手将她的腰紧紧搂住。那男人贴近阿信的耳朵轻轻地说："你不要害怕，我不是坏人。因为有人追我，请你这样陪我走一段路，假装是一对情人，我就能混过去。谢谢你！"阿信吓得想喊也喊不出声来了。回头一看，这个人生得眉清目秀，看样子不像坏人。他叫高仓浩太，化名安田。阿信被浩太紧紧搂着，听从浩太的摆布。一个便衣警察从对面走来，以怀疑的目光向这对"情人"瞅了瞅，默默地走过去了。阿信和浩太像对情人似的继续向前走，离加代越来越近。加代发现是阿信，惊异地问道："阿信，没想到你已经有男朋友了？"阿信忙解释说："不，不是。我不认识他。太太请您回去，让我来接您，忽然跳出这个人来把我……"浩太放开阿信说："请原谅，因为有人追我，逼得我采取了这个办法才逃脱了。也许那个家伙现在还在那边盯着我呢。"加代问："谁在追你？"浩太避而不答，他指着加代的画说："你画的很好。把日本海的寂寞和冷酷都画出来了，只可惜没能把它的汹涌劲儿表现出来。"对于阿信和加代来说，这个浩太简直可以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人。这次奇遇，给两个姑娘的未来，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加代看见浩太以后很兴奋，主动地和他接近。她竟毫不在乎地挽着浩太胳膊将浩太送到旅馆门口。分别时对浩太说："我是加贺屋米行的女儿，叫加代。她叫阿信，从小就在我家当佣人，我俩像亲姐妹似的，对她不用保密。你叫什么名字？"浩太不答。加代说："看来你还不大相信我，你有什么困难我一定帮忙，有事就挂电话给我，这是我家的电话号码。"第二天，加代叫阿信做了些饭菜，急急忙忙到旅馆去看浩太。浩太本想。迴避不见，她却主动地闯了进来。浩太说："请你不要随便到我这里来！"加代说："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她发现浩太桌子上摆的是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连忙说："果然被我猜中了，我们是一派。"浩太忙解释说："请你不要误会，我是个商人。"加代说："你用不着撒慌。我是新时代的女性，我看过马克思、列宁的书，我赞成社会主义……我们的相逢决不是偶然的，是上帝的安排。请你相信我！"浩太说："请

你不要再来了！”加代说：“只要你住在这里我就来。”加代心潮澎湃，激情地盯着浩太，浩太拚命地迴避着。

三天后，伙计喊阿信接电话，阿信一怔，“我的电话？”拿起听筒一听原来是浩太打来的。浩太在电话里说：“前几天在砂丘上给你添麻烦了。我有事想请你来一趟。到旅馆里说找安田就行，可是千万别让加代小姐知道！”阿国问谁来的电话，阿信吱唔说：“是一个老乡打来的，他说让我去见见他。”阿国说：“吃了饭就去吧！”阿信跑到旅馆见到了浩太一问，才知道浩太让家里把汇票寄到阿信那里，请她到邮局给换成钱，阿信听后忙推却说：“这种事我不能办。”浩太说：“我知道你是佃农的女儿，你知道佃农是怎么回事吗？他们自己没有地，从地主那里租地种大米。结果打来的大米大部分交给地主，自己挨饿，过的是地狱一样的生活。”阿信静静地听着。浩太继续说：“现在的社会是富人、暴发户的天下，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不合理的事情。我们穷人要联合起来打倒这种社会。”阿信觉得浩太的话说得句句有理，说道：“我一定帮助你办。你把要洗的衣服交给我，我替你洗。”浩太紧紧地握住阿信的手。

某天，阿信和阿国去算账，邮递员送来一封信，是给阿信的信。阿国奇怪地说：“谁给你的信？”阿信遮掩说：“是一个亲戚。”阿信来到后院偷偷地看信：“我现在在最上川上游农村一带，再过十天我要去酒田，请你在五月十二日下午三点到砂丘那里等我。再见！浩太。”

老太太阿国正在为阿信的婚姻问题忙碌，阿信觉得自己能嫁到樱木那样人家应当说已经相当不错了，可是浩太的影子使她始终难以忘怀，好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在扯着阿信的心。约会的日子到了，阿信急步向砂丘跑去。两个人见面了。浩太说：“阿信，我知道我搞这种活动不应该有家庭。但是，我一想起你，我身上就有无限的劲头……我希望将来能把你接走……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吧！”浩太握住阿信的手，浩太说：“现在有了阿信，我的生活就有了希望……”阿信热泪盈眶说：“我这样女人值得你喜欢吗？”浩太将阿信紧紧搂在怀里。阿信眼泪不住地流下。



几天以后，加代发现桌子上有寄给阿信的信，上面没有发信人姓名。加代把信拿到自己屋里，剪开信封就看，越看越生气。信上说：“这次我将由青森一带回东京去，路过酒田。六月二十日下午三点在老地方等你。看不到你的来信，心里很寂寞，见面时详细谈，浩太。”加代看完信跑到厨房把阿信叫到自己的屋里，严峻地对阿信说：“阿信我一直相信你，把你当作知己朋友，却没料想你欺骗我。从今天起咱们的交情一刀两断。”阿信莫名其妙地看着加代。

加代来到砂丘四处张望，浩太藏在破船背阴处看着加代。浩太刚想躲走却被加代发现，急忙追上去说：“阿信不会再来了。她要出

嫁，嫁给一个叫樱木的财主家。这是阿信的幸福。”接着她向浩太表白说：“我也要去东京，我跟你走，请你把我带去！”

阿信被女主人美乃叫到房间里对她说：“加代留下这封信出走了，你念念！”“奶奶、爸爸、妈妈，我根据自己的想法从家里走了。请你们不要找我！我既不想结婚也不想继承家业。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加代。”美乃问道：“加代很相信你，她没对你说过什么吗？”阿信摇摇头。美乃说：“你马上去车站打听一下，问问她买的是去哪儿的车票！”

开往东京去的夜车，在三等车厢里浩太和加代面对面坐着。加代打破僵局似的对浩太说：“阿信有阿信自己的人生，她在寻求自己的幸福，你不要因为她嫁给财主家的少爷而恨她……我不怕受穷，所以我才抛弃一切跟你来了……我不会给你添麻烦。东京我有熟人，我住在她那里。在东京我可以找到工作……只有一点请你记住，我是为了你才决定到东京去的。”浩太默默地瞅着车窗外，加代紧紧地盯着浩太。

由于加代的出走，沉重的空气笼罩着整个加贺屋。因为隐瞒了浩太的秘密，阿信坐卧不宁。本想马上辞掉佣工，又希望能接到浩太的来信。等了十天仍然没有音讯，阿信十分焦躁。

樱木家来电话说家里要举行酒宴，叫阿信去帮忙。其实是为了让人们看看这个未过门的儿媳妇。阿信在院子里收拾茶具，樱木的二儿德男走来叫阿信去给客人斟酒，阿信刚要走，德男趁势上前握住阿信的手。阿信急忙甩开。德男醉熏熏地说道：“用不着害羞，反正我们俩已经订婚了嘛。”说着将阿信紧紧抱在怀里，往林荫处拉。阿信拚命反抗，用力一推，德男掉进池塘。阿信头也不回地逃去。

阿信跪在阿国的面前，“我不愿意嫁给樱木家。我辜负了老夫人对我的恩情，对您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想辞去工作回家。”阿国拿出一包钱送给阿信。

阿信身背行李回到家乡。乡亲们奇怪地瞧着她。阿信的心情像梅雨天的天空那么沉重。今后会怎样？该怎么办？她自己也不知道。故乡固然可爱，但到处都是灰暗一色。该怎么对爸爸和哥哥说呢？阿信一动不动站在雨地里。

爸爸作造从地里回来发现是阿信，忙将她领回家里。爸爸说：“家里就我和庄沿两个人，没有女人收拾，屋里搞成这个脏样子。”阿信说：“我马上收拾。”爸爸说：“不忙，先休息一下！”阿信默默地坐在佛龛前，烧香膜拜：“奶奶，我回来了，我好久没给您烧香，请您原谅！”爸爸说：“奶奶要是活着看你长成这样一个大姑娘，一定会高兴。听说你要出嫁？”阿信说：“我不再回酒田去了，我辞掉了加贺屋的工作，婚姻问题也辞退了……爸爸，我在家住不久，我要另找事情作。爸爸，原谅我吧！”作造说：“嫁到有钱人家去，你也不会有多少钱，其实就是去给他家白干活。我本来就不愿你嫁给那样人家。”

傍晚，阿信在井台上洗菜，庄沿背着阿春回来了。阿信大惊，忙上前去喊姐姐。庄沿说：“快把仓库收拾一下，让她睡在那里。”“胡说，姐姐是病人，怎么能睡在这种地方？”阿信急忙进屋为姐姐铺好破旧的薄被子扶她躺下。庄沿在一旁忙喊道：“阿信，你要当心别把你传染上，”阿春自己也说：“是，你不要管我！让我睡在仓库吧！我会把你们都传染上去的。”阿信难过地说：“阿春姐姐你不要说话……”阿春咳嗽不止，阿信急忙为她捶背。阿春抓起毛巾用力捂着自己的嘴，鲜血不断染红毛巾。阿信说：“不能再耽误了，我去找大夫。”庄沿说：“医生也不能白给看，我们没有钱……”阿春挣扎着要站起来，“我要去仓库……”体力不支倒下。阿信扶姐姐躺下，掏出怀里的钱丢在铺席上说：“我这里有钱，一定要把姐姐的病治好！”流着眼泪抱住阿春。阿信找来村里的医生看了看之后摇晃着头说：“说实在的，这种病是治不好的。我们这个村子里在缫丝厂干活得这种病的女孩子有好几个，我是无能为力的，请你们早作准备吧！”

早晨醒来，阿信发现睡在自己身旁的阿春不见了。跑到仓库一看，姐姐一个人躺在稻草上。阿春无力地对妹妹说："我身体已经不行了！我什么也不想！只希望来世别生在佃农家里。如今我谁也不恨，只恨自己不该是佃农的女儿……"姐姐在临死前说的话，刺痛了阿信的心。阿信怀着心灵上的创伤回到故乡，没想到姐姐身心受到如此惨重的摧残。阿春长年在缫丝厂从事体力劳动得了肺结核。这种病在1916年前后非常可怕，没有特效药，只有等着死。

晚间，妈妈阿藤接到阿信的"阿春病危速归"的电报后回到家里。爸爸埋怨妈妈不该回来，哥哥庄沿埋怨家里吃闲饭的人多。阿信激动地站起来说："大家不要互相埋怨啦！我看谁也不怨，就怨地主和佃农的制度不好，哥哥变得这么冷酷，姐姐身患肺病都是这个制度造成的。阿春姐姐要是死了，就是地主把她杀死的。"爸爸作造大怒说："阿信，你从哪里学来这一套道理！"阿信说："正因爸爸胆小，只能当一辈子佃农，永远受穷。"作造气极，伸手朝阿信打去，阿信毅然不动。

几天后，一个叫胜次的人来找作造，说是要介绍阿信工作。胜次对作造说："就凭阿信这么一个漂亮姑娘，找个能赚钱的地方是没问题的。"作造信以为真。阿信来到仓库将此事告诉姐姐。阿春听了以后忙说："阿信，千万不要相信那个胜次。他是个人贩子，花言巧语地把女孩子诓到手里，再卖到妓院去。"说罢从怀里掏出一个破钱包，"给你！你赶快逃到东京去！这里有地址，她是我的难友，你到东京跟她学梳头的手艺吧！"当天夜里，阿春结束了她那短暂的生涯只有十九岁。阿信瞅着骨瘦如柴的阿春遗体，耳边里回旋着姐姐说过的话："你要活下去！"第二天傍晚阿信和妈妈把姐姐送到野外埋了。在烧姐姐遗物的火堆旁，阿信对妈妈说："我要去东京。"妈妈说："事到如今。妈妈只好同意你走！这点钱你带上作路费用！你虽然离家几次，看来这次分别以后妈恐怕再也看不到你了！"

第二天黎明，阿藤像往常一样在井台上打水准备做早饭，阿信走来站在妈妈跟前。阿藤小声说："你快走！你爸爸已经起来了，别叫他看见！妈不送你。""妈妈，保重身体！等着我！"阿信看了看妈妈，一狠心朝远方跑去。吃早饭时爸爸作造问："阿信哪去了！今天胜次来接她走。"阿藤遮掩说："大概出去了，到晌午会回来的。"天近中午，胜次坐在门口等阿信，作造焦急万分。太阳偏西仍不见阿信，作造有些明白了。作造蹿到阿藤面前，打了阿藤耳光，骂道："一定是你这个臭娘们把她放走了。"阿藤说："你愿意打就打吧！反正我不知道。"作造无奈，蹲在一旁。

黑夜，列车在奔驰。十六岁的阿信孤零零地坐在车厢的角落里。将是个什么样的世界在等着她呢？不安和希望交织在心里。唯一的愿望是今后决不再回到故乡来！

〔插图　燕民〕

（上接185页）

纪子与克己并肩而坐，接着吃饭。克己额头上汗水直冒，他大口大口地朝嘴里扒饭，纪子见此情景略微感到可怕，她象往常一样嚼着米饭，脸却纹丝不动，只是斜乜着眼瞅着克己狼吞虎咽的样子。

克己："（腮帮子鼓鼓地）好好凑近一看，才能体会其中的甘甜啊。"

96.夜晚的繁华街区

克己刚从公司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蓦地停住脚步，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不远处，宇田川和美树手拉着手悠闲自得地向前走着。克己怀疑自己的眼睛，唯恐看得不真切，他悄悄迎上前去，绕到他们面前，这次看得千真万确，宇田川和美树有说有笑，燕尔亲昵，尤其是美树，她紧偎着宇田川的手腕，态度积极主动。

克己呆若木鸡地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剧终——

〔插图　春生〕